

忆旧·古运河

五月的歌

| 金志标 文 |

那年在市民中心办公还未告老,一天,出生与我同年同月长我6天的好友叶兄,到我办公室造访,照例倒茶品茗,繁忙工作之隙得一时闲暇,加上久未谋面,彼此欢悦,交流甚欢。

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备而来似的,坐定后,我蹑手蹑脚慢条斯理地从一叠文件中拿出一个数年前共青团无锡市委发的表彰文件来。叶兄早年在团市委工作过,对眼前用标准红色宋体标有团市委红头的文件格外有感触,他从沙发上起身急促从办公桌上取了文件然后坐回原处,熟练地用手将眼镜推至脑门处,手捧文件眯起双眼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仔细阅读起来。

我看他眉毛时而连闪,时而上扬,对着一长串的表彰名单像翻开一段尘封的历史见到久违的老朋友似的,不时地指指点点、自言自语,异常兴奋。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时,他一下子似孩子般地惊呼起来,啊!这是我夫人哦!脸上泛过一阵红晕,手提文件喃喃道:赶紧帮我把文件复印一份。我思忖,叶兄想将文件拿回家与夫人共享,回首那充满激情的年代,回溯那朝气蓬勃

年轻的时光。

可能被叶兄激昂的神态所感染,我的思绪也一下被拉回到那数十年前的时光。那时,全社会创造性地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共青团中央提出要把“争当新长征突出手”的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成为八十年代共青团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年我在一国企从事共青团工作,团员青年像激发了巨大能量般,响应团组织的号召,主动上交奉献“调休单”,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下了班不愿回去,通过在厂内收拣废钢烂铁、修旧利废等方式,降本增效,为企业多作贡献。老师傅们看了都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1981年春,团市委在位于复兴路的无锡市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无锡市新长征突击队、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当日,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无锡市人民大会堂红旗招展,花团锦簇。一队队青年像过节一样,穿了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步入会场,一张张青春的脸庞阳光般温暖,散发出令人陶醉的光芒。

世家·鹿顶山

跟着姑母去排队

| 吴国仁 文 |

在我十二三岁时,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村民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就说吃饭,不要说沾荤腥了,就连素菜也大多是放油很少的水煮青菜,故一个个面色无光、瘦骨郎当。我的姑母生活在上海浦东,每年回来,看望常年生活在我家的我的奶奶。

有一次回来,她说明天一早要上街买菜,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并说要买点脂油熬熬,油油我们一家人特别是五个“饭榔头”的肚子。所谓“饭榔头”就是我们兄弟五个。五兄弟一听明天有好饭菜吃,个个欢呼雀跃,可当姑母要老大跟着她去排队买脂油时,老大因要睡懒觉耍小聪明,说是脚疼。在一旁我,本来还为姑母点将未点到自己正泄气,听到姑姑让我接任时,自然喜出望外。

那时物质很匮乏,就是脂油也是限买的,往往粥少僧多,脂油卖

完而很多人却没买着垂头丧气空手而回。为了双保险,姑母让侄子跟着她去排队,运气好的话,还可算一个人头多买一份。于是,半夜三更我就被姑母拉起,跟随大人(村上还有两个人)急急匆匆向街上进发。因为大人们想捷足先登排在前面,所以走得很快。半夜,路上尽管黑咕隆咚,大人却脚下生风,而还是儿童的我像拐脚驴子追兔子——赶不上,一不小心还摔了一跤。

当我们一行人风急火燎地赶到地处长张运河边的镇上的肉墩头,十几二十人已排在那里。有人说,前三个是“占先头”佬,一吃夜饭就来排队了。现在想来,被带上“占先头”帽子的人真有点冤。人家为了确保能买到脂油,是付出“磨夜生”(方言,“熬夜”之意)代价的。回到正题,大家排着队,或看着过往长长的轮拖,或吹着牛皮侃

着大山,或数着天上的星星。我和姑母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肉墩头终于开门营业。霎那,斩肉师傅“乒乒乓乓”的剁肉剁脂油声,报斤两声和人群的嘈杂声,汇成了一个别有风味的人间烟火缩影。

当我们买到脂油买好菜,天已大亮,街上店面大多开门做生意,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弥漫着各种早点诱人的香气。姑母问我想吃啥,我说你买什么我吃什么。当我们路过一油条麻糕店,那金灿灿香气扑鼻的油条让我闪烁炯炯有神的期待目光。姑母毫不犹豫地摸出皮夹,买了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和刚从炉里钳出的麻糕,边用嘴吹风冷却,边把一块麻糕掰开把一根油条夹进去,递给我说:“小佬,深更半夜出来,辛苦佬列。”油条麻糕现在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可是老百姓的奢享品了。我一把接过这付油条麻糕,像“吼神”一样,顾不得热烫,边走边大口吃起来,嘴被烫得直呵气,心里却乐开了花,起个早就享受到香喷喷的美食,值!在开心的同时,也同情老大到嘴的鸭子飞了。我吃了大半,才发觉姑母没吃。原来另一份要给奶奶吃,我心中有愧,立即把没吃完的那部分递给姑母,让她吃,她却摸着我的头婉拒道:“你吃,姑母不喜欢吃。”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姑母终于接过麻糕,把夹杂在里面的油条全给了我,她只吃一小块麻糕……

斗转星移,事情已过50多个春秋,姑母也已走了,走到了遥远的天国,但永远走不出我对她那份深深的怀念之情……

语丝·五里湖

一分钱

| 鉴明 文 |

在济南开往长沙的高铁上,同行的几个朋友去餐车打牌了,没人与我聊天,而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也已读完,此时只能无聊地欣赏车窗外移动的风景。

逶迤的道路、大片的绿树、或高或低的房子,还有那远山近水,窗外的风景似乎是一幅没有边际的长卷画。看着这幅画,我不禁心生感慨,这些年铁道边环境的美化似乎踏着高铁的节奏在改变着,不,也许就是和高铁的建成通车一起变化的,这大概就是中国速度了。

正想着,耳畔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唱歌的声音:“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谁在唱这首快老掉牙的儿歌?我收回目光,转头看车内,哦,原来是一名年轻的女乘务员在唱,可也就只两句,便没了下文。此时,我见她正从卖货物的小推车里拿起一只精致的小盒子,对座位上的一位男乘客说,先生您不买一盒吗?这一盒是一百张,全是连号的,收藏价值可高了。男乘客摇了摇头。女乘务员失望地转过头,这下发现了我好奇的眼光,便绽开笑容对我说,先生您买一盒吧,我保证您不会后悔。说着把盒子递了过来,我接过盒子端详起来,原来这里边装着的是一沓1分钱的纸币。

这么多1分钱,有点意思啊。我拿着盒子把玩,顺便问道:这一百张1分钱怎么卖?女乘务员立马回答说198元一盒,很合算的。我说,这一百张1分钱也就是10元,而这10元却要卖近200元,岂非翻了20倍?女乘务员看我有要买的意思,又做起我的工作来,先生,这账可不能这样算,您倒想想现在上哪儿还能见到这么多1分钱?经她一说,我还真动了心。的确,现在买东西付账不是微信就是支付宝,甭说这么多1分钱太难见到了,就是要找个1元钱恐怕也很不容易。这样一想,我竟产生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感觉,于是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扫码支付,买下了这盒百张1分钱。

再次坐下,我看着手里的一沓1分钱,脑子里却跳出了一个久远的故事。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同村有位七八岁的男孩,母亲给他5分钱让他上街打酱油,那5分钱由三个1分币和一个2分币组成,可不知怎么回事,男孩在打酱油的路上竟把三个1分币弄丢了。丢了这3分钱,男孩的酱油瓶里连一半都打不到,这该怎么办?男孩还真是个聪明的男孩,他为了回家不遭责骂,就跑到村头的一口水井边,企图在酱油瓶里再灌进些井水,可是井水的水面颇低,看得见却够不着,男孩便俯下身去,手里的酱油瓶在一点点接近水面,可就在水快流进瓶口的时候,忽然扑通一声,男孩一头栽进了井里……故事的结局还算幸运,男孩被来井边打水的一名中年男子发现,并救了上来。3分钱差点要了一个孩子的命。这个故事在村上传开后,一度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有的还嘱咐孩子拿钱买东西一定要把钱捏在手里,千万别弄丢了;有的则关照孩子如果丢了几分钱也别在意,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现在想来,这1分钱里还真藏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哩。

“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我不知道当下的孩子们还有多少会唱这首儿歌,更不知道当下的孩子们有没有见过1分钱的硬币或纸币,但我知道随着分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对分币的感知和认识必将越来越淡。分币没了,钱变大了,人们的心是不是也变得更大了呢?

“1分钱难倒英雄汉”“1分钱要掰成两半花”“一钱之费,亦所宜慎”……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但愿我们能留住一分钱记忆,也能多些一分钱意识。

